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録卷四十二目次

開封府知府金尚文德

太僕寺丞金本清湜

撫州府知府沈和 附子給

太常寺少卿陳惟成贊

江西僉事陳廷嘉遜

廣西右參政朱廷用鏞

學正張弘裕順

四川參議朱惟正貞

禮部主事凌叔京鏞

山東右布政陳時起振

中書舍人王允達汝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福建副使司馬通伯聖

曲靖知府章景恂伉 父琪附

池州府知府包汝調鼎 弟鼐孫節汴檉芳附

江西布政司參議張裕夫以弘 子景琦孫元沖曾孫一坤附

太常寺卿任克誠遜

靜樂居士徐士威震

國子監典簿趙尚確魯
陝西按察使來伯部天球
萬安丞鍾巨川海
刑部尚書王明仲鑑之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蕭
兵部尚書張常甫邦奇
江西副使惠從道隆
刑部右侍郎藕天秀民
刑部郎中李宗文儒

刑部主事徐果夫寬（文義附）

山東副使沈景明暕

隆慶州知州杜世英傑

廣東參政祝惟真萃

刑部員外郎凌約言（子迪知附）

太常寺少卿潘晧用辰

承事郎程敏恭俊用

臨江府知府尚美儀縉

惠州府通判沈懋德儀（孫瑞臨附）

湖廣布政司叅議謝汝正忠

東陽善士徐仲學志

刑部右侍郎蘇良臣相

貴州布政司參政陳良謨

吏部左侍郎謝以中丕

方逢吉人

沈大威駿 子光華 婁華附

滁州知州孫本

封禮部主事王寵之賜 從子任用子三賜三拔附

湖廣布政司叅議盧子春煦

禮部左侍郎陳晋甫陛

江西布政司叅議王直夫庭

安慶府丞鄭文光燁

繁昌縣知縣祝思堯繼英

工部員外郎孫吉夫廸

國子監祭酒王子揚敏

永州判官許達夫淪

南京兵部尚書趙世能天祐

封廣州府推官駱伯瑜璋子居敬附

布衣周尚行楚

鴻臚寺卿周用賓文典

翰林院編修駱賡甫文盛

星子籌許朝儀斑

延平府同知蔡潤之玘

南京光祿寺卿項秉仁錫

青州府知府施平叔峻

咸恩縣知縣董道卿遵

雲南按察司副使張伯啟元諭
文學楊以齊美璿
鴻臚寺卿胡秀夫森
横州判官王伯雨濟
廣西按察司副使沈道初啟原 子邠附
沔陽州知州楊志澄茂清
尚寶司少卿徐孫甫自得
同安縣知縣邵以升旭
澂江沈時榦文楨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録卷之四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吳興茅元禎公良氏閱

恬稱

明二共一百五人

秦府教授鄭本忠子復言雍言附

鄭本忠鄞人學問淳正言行敦卓以明經舉授秦府教授以身率物不假言說對之者如坐春風中不再朞即解官歸日以詩書自樂超然不知名利為何物自號安

分生所著有安分集藏於家子復言雍言相繼登進士俱至顯官而澹然自視如布衣人尤以爲賢

桐山歸牧汪遷善改　姪孫九齡附

汪改字遷善桐廬人洪武中領鄉薦授丹陽縣儒學教諭獻三策於朝深切時務陞臨清丞永樂改元弃官歸自號桐山歸牧安貧樂道以吟詠自適性行端潔不混流俗瑁帽骨笓未嘗簪戴曰畜類之毛死獸之骨豈可加於首乎晚好神仙年八十餘熙校丹書手不去筆詩文取達意不事雕績類其爲人惜多散逸不傳姪孫九

齡字良承領正德己卯鄉薦授肇慶府推官以卓異拜南京山西道御史直聲聞於一時

江西督學僉事王孟堅鈺

王鈺字孟堅諸暨人幼聰慧日記數千言及長益博綜經史永樂壬辰進士及第歷官編修修撰宣德中同修兩朝實錄書成引疾歸正統初起爲江西督學僉事少師楊士奇薦之也鈺正身率物大小各有造就長河洞猺聞其賢亦遣子入學考績至京顯者傒傲弗爲禮郎日引退安君田里以文翰自娛鄉士大夫至今推重之

國子監助教金汝用碣

金彌字汝用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乙榜授教職九年秩滿當遷需次者久之永樂庚辰擢國子監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部置諸太學無所於儲彌慮其散乃聚遺餘爲廊屋中列架以庋焉旦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剜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污致浥損故梓刻得傳至於今者彌之功也大學士楊士奇雅重之彌爲典籍九年秩又滿乃書事以去士奇爲文以贈焉既歸省先墓及後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恬靜寡欲絕無外慕人

以爲賢云、

吏部郎中陳叔剛

陳叔剛字叔剛餘姚人初爲縣從事承槩初舉賢良起爲吏部主事歷郎中性廉潔在官三十餘年居處服御如寒士　上方屬意大用叔剛屢乞休勉從之宜歸家再被召不起有啟家致事陳吏部集、

興化府知府潘舜絃琴

潘琴字舜絃世居景寧之沐鶴溪年二十四舉正統丁卯鄉貢天順丁丑成進士歷南京吏部稽勳主事改兵

部武庫、遷職方員外郎、擢福建興化府知府、每以片言
折獄、庭無留案、建社學、毀淫祠、籍廢寺田以羨公用、禁
端陽競渡、元宵放燈諸舊俗、先是岳正爲守、以執法行
政、積怨成謗去、其官繼者方以簡靜獲譽、琴實再繼之、
大爲設施、不避權貴、人始肆而終信、莫不愛戴之、若父
母、當路方交薦之、擬內召、不願、竟致仕歸、琴早邃經史、
爲文典則、有古風、性嚴重、不苟合、自致仕以來、家居三
十八年、口不道世事、足不至公室、惟教子姪及鄉後進
文學、齒德隱然、爲東南重、雖踰耄耋、神采精健、不異少

壯時所著有竹軒稿七卷詠史詩一卷忽夢人贈以詩曰吾將還造化矣會小疾即移正寢戒婦女無敢近及晡而逝年九十

開封府知府金尚德文 弟尚義附

金文字尚德世為麗水人弱冠補邑庠時草寇攻圍郡城御史李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文應募建策多所俾益城卒完辭賞不受一時高其才識景泰庚午領鄉薦明年成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癸酉拜行人出使四方詞翰語言見者嗟讌陞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連丁內

外艱服除再補刑部，甬刑十三年始終無請託之譏，與宋稱之無異詞。陞河南開封府知府時累歲淫雨害稼，黃河岸決，百姓爲饑流離殍死者不可勝計。文規度災所騐貧圖狀定高下，爲奏免其賦，又奏便民七事，詔皆可之。文素剛直，不能與時俯仰，當道忌而齕之，會諸道覈官潛以文名附章末，乃得詔與致仕，時年纔四十九耳。知文者無不爲之太息。文聞之，不待報即忻然治裝歸，和陶靖節歸去來辭以寄意。文於兄弟中友愛尤篤，弟尚義爲御史，好直言，時值星變，文知其必不自默，乃

作東陬童子篇以諷止之北尚義被逮謫戍遼東寓登府防察甚至衆皆謂文不宜往視文日往酬咏寬釋王就道涕泣抱持不忍舍觀者多感泣文天才縱逸詩文援筆立就平生著作甚多與尚義唱和二集曰塤篪和聲既謝事治別業去城西一舍許扁舟往來遺落世事隨所得爲題詠曰鏡潭雜詠晚年更號鏡潭主人卒年五十有四

太僕寺丞金本清褆

金褆字本清鄞人幼有異質甫髫輒能詩歌長益宏肆

瀕獄墳史、中正統辛酉解試、升太學、以習古書法、授中書舍人、待詔文華殿、遷太僕寺丞、時監牧者多以墨敗、孳息日耗、士耻居之、湜獨奮曰、貪泉豈能汚廉士耶、即日乘傳詣寺、釐剔宿奸、風節琅琅、圉人相顧駭曰、此鐵漢也、　憲宗即位、勅賜一品服、使朝鮮、朝鮮雅尚文學、凡中國使至、必求詞翰、嘗之、湜即席數十篇立就、其國素稱才俊者、輒吐舌不敢出一語、因請湜所經歷題詠刻之、名皇華集、又選美人入侍、湜以詩却之、還朝、上章乞休、不許、竟拂衣、歸自號朽木居士、家食二十年、足不

一時公府雖親黨慶唁多謝不往惟與名勝士結社爲
樂居常坐卧一小樓操弄觚翰篆隸行草綽有漢晉人
風度又善寫生性尤喜竹人有丐者輒欣然命筆不經
思致而恣態横發隨綴小詩其上流麗可愛人得其片
楮珍之暇則過僧廬吟諷忘倦一日口占一律示僧云
都將浩氣還元化只把清風付後生後數日果卒

撫州府知府沈和 子綸附

沈和仁和人家貧篤學登正統十年商輅榜進士第授
刑部主事盡心詳讞獄多平反有德之者懷金謁謝怒

却之曰爾以我執法爲私耶出恤刑淮安安慶各讞寃
盜獄活九人遷撫州府知府有惠政民愛之稱沈父未
幾解組歸郤掃燕坐未嘗至公府非遠出不乘至里門
必下子綸官至撫州知府父子二千石而清素如貧士
布衣徒步過者不知其爲五馬貴也

太常寺少卿陳惟賢贊

陳贊字惟成餘姚人以薦爲儒學訓導會纂修　宣廟
實錄天下郡國會萃事蹟以上而兩浙十一郡之事贊
寔總之時稱史才書成簡任翰林侍詔遷五經博士以

蔦陞廣東布政司左叅議時廣寇黃蕭養之後民極凋瘵贊撫摩曲至訪卹孩幼稚之被掠賣以還其家瘞兵死遺骸親爲文祭之聞者感悅景泰初遷太常少卿疏乞致仕不許三請始得　旹時年未六十也有別墅在西湖之上遂留家於杭先是浙中名卿大夫致仕家居者六七公而南京吏部尚書魏叔良驥其一也聞贊歸皆來會喜相語曰歸老之榮皆　上賜也乃約月一集爲恩榮會會必賦詩爲樂時以比之洛社云

江西按察僉事陳廷嘉璡

陳璉字廷器台之臨海人起家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
書坐郎中盧信士繫獄遣劇疾弟琛入侍因感疾卒璉
意極哀之而未嘗幾微怨盧時稱長者久之事白授檢
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參考漢唐以來儒先之說
折衷之而一以濂洛諸儒爲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
門却掃者十五年方岳大臣咸禮於其廬而鄉里有訟
者不之官而求一言以爲解蓋雖投閒致散能以善感
其俗如此正統丙辰聘同考會試事竣乞歸執政雅起
之擢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視五月而嶺南數千里

成化一新丁外艱服除改江西江西士類素聞其風爭自磨濯以求見錄蒲三載乞休致既抵家益謝絶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爲務家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樂其養以壽考終而璲亦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謁璲顧其敝廬欲爲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璲皆叱却之惟以毀淫祠除宿弊數事爲言曰使一邑安則璲也受賜多矣成化改元進階朝列大夫明年卒春秋八十

有二

廣西右叅政朱廷用鏞

朱鏞字廷用仁和人登景泰丁未柯潛榜進士第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父艱服闋改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廬州府秩滿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自入仕後屢乘傳就行事立辦在營繕適楚府災民方困食計以武昌商稅所入業修建人不知費時省事者欲新南北畿行殿及鹵簿鏞具陳緩急所宜皆報罷廬合肥僧殺其師匿跡服喪假城民婦因奸殺其夫六安

民殺從弟皆誣逮他人具獄上讞鐫閣成案薦得實盡平反之人皆心服尊至廣西道以軍務行邊紀功蒼梧督平鬱林賊還師有疾遂得請致仕歸深居簡出脫却世故日以黃老方藥之書自娛與致仕夏大理季爵張憲副鳴玉陳都閫彥章數人觴詠逸會於西湖山水間號歸榮雅會卒年六十有七鐫平生崖立負氣慎許可落落若難合而情致栝雅文辭豐蔚意見所至酬應不窮一時稱爲宗匠至於進退老壯之節無不合於古人者士林以爲難

學正張弘希順

張順字弘裕杭州右衛人天順間由舉人授沔陽州學正丁內艱服闋補平度州已而又改定州順爲人高邁開爽襟抱灑灑工諷詠善鼓琹三爲學博務以絃歌化人積官六年不遷塵凝甑釜蕭如也平生勇於爲義鄉人沈明嘗忤縣令陸榧榧欲陷之死適有井中尸竟坐明明苦拷掠不得已誣服榧入覲嘱丞燒之獄順聞之往告丞曰人命至重君藏爲丞當平反寃繫以補令缺顧可殺人以媚人邪丞悟轉聞其事於上明得不死又

之明始知順爲之地走謁謝順閉門不見明號泣叩頭外戶而去

四川布政司參議朱惟正貞

朱貞字惟正錢塘人祖繇有學行爲黔國沐公所重請於上延爲塾師改授學錄始家金陵父皡以家學副居師席生四子貞其仲也幼警敏異常兒稍長博通經術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除河南磁州知州有異政改鄧州以憂去起復陞南京刑部郎中三載考最陞四川布政司叅議奉勅總督松潘等處糧儲

舉措以便民爲務，而撫禦有方，剽掠遂息。惟黑虎寨恃險不服，乃與總戎等官密謀剿捕，四境以安。事聞賞與將埒。遽以及年疏乞骸骨歸。軍民攀送，縉紳供張，爲別觀者榮之。既歸，甘田廬爲怡老計，暇則與林下士大夫爲真率會，優游十有五年，年七十又七而歿。平生保重遺體，不妄交際，雖遇童子必以禮。居鄉居官，與物無忤，而好施樂與出於天性。舊識某者，稱貸久不能償，及其子以券與之。去祖塋數里，別置地以葬棄棺之亡者。其存心長厚類如此。幼工楷法，晚變爲行，益妙。所著有息

軒稿若干卷

禮部主事淩叔京鎬

淩鎬字叔京新城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外艱改禮部在任逾五載未調或以進取說之鎬曰在郎署偷恐弗稱敢他覬耶人皆高其恬雅性質實恥爲導諛事或未善雖尊者前懇懇論弗避嘗以此觝觸於人至其臨下恩意優厚未嘗以惡聲加也居官廉靖卒之日囊無遺資京邸多逋負人不責其償喪始得歸

山東右布政陳時起振

陳振字時起鄞人成化辛丑登進士第授知吳縣以考最補河南道監察御史遷福建按察使遭丁內外艱居喪九年服除補雲南副使陞陝西苑馬寺卿尋引疾乞歸疏已在途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致仕優游林下十二年而卒振性恬淡寡營歷仕三十年官至二品致政之日囊橐蕭然疏糲饘以自給家居足不踰戶閾口不及時事姻親故舊鮮接其面所上章疏子弟不及見其草畢言而危行好勝者莫與之爭閧於界分以法度自防絲毫必執無少假借於家於官截如也而心

和初睦寇連陷杭處等六州時舜明知婺州方之任城
已被圍遂招集士卒突圍入城引兵出戰賊衆奔潰時
賊將洪載據處州復討降其衆四十餘萬欽宗即位遷
監察御史僞楚之變舜明挺節不汚高宗時除知江州
劇賊李成擁衆至城下接戰又平之人謂舜明藐然孤
壘制賊横潰使不轉入東南其功居多累階中大夫文
安縣開國男贈太師所著有詩文十卷奏章三卷稱楚
辭一卷子宏寬寓寬寔自有傳宏字令聲少有才名呂
頤浩薦爲删定官調江山令適歲具有遥檢自言能以

法致雷雨試之果驗民告妖術秦檜以私憾下大理竟死獄中

龍圖閣直學士盧仲甫秉

盧秉字仲甫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俊聲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比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沉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方置條例司預選奉使淮浙治

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募瀕海之民成不得私
鬻還奏遂爲定制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飢詔損上供
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斯
以其餘賑贍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
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
也請自是罷獻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
撰知渭州五路大出兵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
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
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

鬼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節兵屯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捎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鬼丁已死萌藏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鬼丁果死詔褒賜馬服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父華年老乞歸移知潮州行三日復召還渭慰籍優渥華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華疾亟乃得歸元祐元年知荊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家居二十餘年城府罕入其自述有曰敢謂身從顏氏樂直將心比伯夷清所著有臨城集克齋稿忧丈珙有孝行鄉人稱之

池州府太守包汝諧鶚 弟爾孫節沛檉芳附

包鶚字汝諧嘉興人成化戊戌與弟爾同舉進士鶚授兵部主事歷陞郎中乞改南部出知池州為政務大體不事煩苛號為清簡郡中大治性恬退有泉石之好年未至遽乞休弗問家人生產足不入公府鶚孫節沛俱為御史節忤權璫謫戍風裁凜凜卒贈光祿寺卿沛南

工部郎中、僉楚臬、叅蜀藩、均賦、戢亂、俱有茂績、汴子欅芳先汴釋褐授禮部主事、陞晉督學、號稱得人、及歸、捐田贍族、艱於婚葬者、悉力賑之、優游林下三十年而卒

江西叅議張裕夫以弘 子景守 孫元冲 曾孫一坤 附

張以弘字裕夫、山陰人、成化中以進士起家、拜吏科給事中、凡所建白、皆持大體、出為江西叅議、致政歸、性寬簡靜厚、終身無疾言遽色、居鄉恂恂然、飲人以和、無賢愚皆稱張公長者、子景守、孫元冲、曾孫一坤、四世繼登進士、而家仍儒素、景守初官主事、仵官、歷通判大名、終

桂林知府清約自甘粢糲每至不給元冲以給諫歷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為人簡厚有祖父風

太常寺卿任克誠遷

任遷字克誠溫之瑞安人生而穎悟不群七歲能賦詩作擘窠大字徑數尺俱有法有司以神童薦於朝 宣宗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績學所以供給之者甚厚未幾命為國子生景泰初授順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遷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始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

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歸復家食十六年以癸亥卒時年八十二遜爲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翛然如衲僧興至弄筆墨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士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觀物遺世意名雲山樵語若干卷秘惜不以示人藏於家

靜樂居士徐士咸震

徐震字士咸淳安人自少秀穎端重八歲入鄉塾書過

目輒上口晝夜孜孜涉獵經史旁及陰陽地理律曆諸書靡不研究年十五父母相繼歿治喪祭一循典禮宗族稱孝爲性尤好施予每遇歲歉發廩以濟貧乏不能償者置之外貌和悅而中有定見是非好惡一出於公鄉人有爲不義者惟恐聞之或爭論不平及田地疆界不明必造門求直得一言以爲解訓教諸子孫皆以義方每誦諸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之語勉之子貫舉天順丁丑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嘗遺書戒之曰古人有言嘗官之法惟有王事曰清曰愼曰勤吾見不

可不勉乎生雅愛山水遇奇勝處登臨忘倦嘗構靜樂樓以為遊息之所因自號靜樂居士又預卜壽藏於天堂之原人皆稱爲達者卒年八十有四屏封公者二十年未嘗以私一干於有司君子以爲難

國子監典簿趙尚確會

趙會字尚確山陰人以尚書領鄉薦歷任教諭秩滿丕調恬靜自如人高其養正統十二年陞國子典簿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

坐談備悉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久之遷典簿益勤斂盡職不以爲卑秩滿即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陝西按察使來伯韶天球

來天球字伯韶蕭山人登弘治庚戌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調刑部歷員外郎　武宗登極閹瑾擅權懷不與東揖之恨出僉陝西屯田時四川流賊入漢中府界督撫洪鍾行委監軍紀功得以便宜行事遂搶授總兵官閭綱方畧擒其賊首藍五等以功陞本司按察

嚴明、察無滯牘、遷河南鎮守廖堂調陝、球發其陰私於直指使者、方按叅閣、而堂先以馬檄誣奏、矯旨逮直指等官下獄、球喟然歎曰、平西賊易、平廖賊難、城狐社鼠可奈何哉、吾有以自處矣。因入覲自陳乞骸骨歸、球曰時行時止、吾其到岸之舟乎、雖有風波吾知免夫、時與士友適意於湖西二湖間、嘉靖乙酉次子應山舉於鄉、球意有以自慰、家構南山堂、引江風與山月以自樂、卒年七十有九、

萬安丞鍾巨川游

鍾海字巨川海塩人世有隱德而海獨以文無害起家初授懷遠縣丞以名節自喜時時左右其民不忍傷時令籍咸晚監甲科挾勢漁民無屬縣也海咸然日是虎而冠者不幾盡食吾民乎益出身左右民事事執法與令反令患之遂誣海以不法事屬其黨聞於朝海亦資採民間患苦狀奏之並逮繫詔獄當路者以令國之腓附不得獨直丞竟與令同報罷後七年事白復丞萬安一時監司守令聞其風胥高其節不畀其官毋遇盤錯輙日非鍾丞不可海故不耐煩乃揩然歎日奈何以七

尺爲五斗哉遂拂衣歸方海之將歸也寄詩家人有何日南臺公事畢釣舟春雨卧滄浪之句比歸而謝絶塵事日與二三同好擁鼻高唱於青山白雲之際性復清簡不問家人生產至甞所居以佐吟資稱如也子梁爲濟南守不朞而解綬梁之季子夏丞貴溪甫九十日即掛冠君子曰是子是孫不媿乃祖乃父亦春卧滄浪有以風之也梁先以刑部主事考得贈海稱封公吟弄風月者後十餘年以高壽終

刑部尚書王昞仲鑑之

王鑑之字明仲山陰人成化戊戌進士出宰元氏召入臺爲監察御史巡按貴州督學南畿擢大理寺丞進少卿僉都御史再進副都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北未上轉左陞刑部尚書乞身歸在元氏有惠政於民既爲京官民以事來者必踵門拜謁如見父母在南畿嚴考校公去取聲威赫然初若不可犯已而講論經義指授嚮方亹亹不少倦聞者興起爲僉都經畧紫荆諸邊關爲副都撫治鄖陽再撫湖廣皆有政績可紀及爲尚書值逆瑾竊柄事多掣肘歎曰此豈可爲時耶遂引年去

上不能留賜玉帶以寵其行此舉命有司賜祭葬皆如例鑑之風儀峻整而性恬澹寡進取處之若不勝未嘗色喜歷官内外清謹如一日雖居臺省位常伯至老家無一長物嘗謂人曰希聖希賢之事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爲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見仕途有緣飾權門者則深嚬歎息曰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乎其見如此故能知幾勇退克保終始非偶然也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廉

郭應字守清餘姚人登弘治丙辰進士第授任縣知縣任土瘠人貧轉徙者半應加意拊循省刑節費民懸是父母之梢幸歸附治為天下最徵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風裁凛然漳南盜肆侵掠督師剿平賜白金彩幣當是時逆豎劉瑾竊權欲以變擘冒功脅之禍福應不為動乃藉他事留再踰朞在必獲應抗持益力瑾矯詔謫高安縣知縣已又摭舊牒摘微過詔下吏官者三繼銜之逮繫禁獄將甘心焉踰年瑾誅得白除通州判官稍遷灤州知州以憂去服闋補知泰州晉河南按

察僉事山東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上疏乞骸骨會世宗皇帝登極特獎恬退復副使致仕應乃開別圃植花卉日與耆舊觴詠娛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鄉人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卒年九十有四應襟度高朗視天下事一無可攖情者方觸逆瑾逮禁獄人爲應憂應曰死生命也憂何益處之裕如傳稱達者齊榮辱一禍福其信然耶乃竟不及於難而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應之謂矣

兵部尚書張常肅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世居鄞之櫟溯生而岐嶷年十五六已沉酣六經鈎稽百氏然竊志聖賢之學游神高朗畢爲世俗娖娖者十八舉於鄉二十二歲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歷中閣劉瑾竊持政柄子弟之于恩澤者厮跡翰林而諸學士不屑也數誚讓之邦奇私於所知曰瑾焰不可燎也易危雅頌孔戒已甚奈何蹈之禍其不免乎然君奮憤憤著張寄秉權賦以見志瑾方日弄威福戮微文以法縉紳有荷校而斃者衆稍稍紬焉而諸學士則終不與也瑾以其不與也而銜之乃黜諸學士屬

斥殆盡人謂邦奇有先見云已乃乞身歸省食貧者數年當道交薦復力辭至徽有司勸駕不得已至京力乞外補遂出爲湖廣提學副使躬御父母以從府　武皇四出游幸宸濠稱逆四方洶洶父母固不欲留曰奈何不念首丘乎乃復上章乞身終養得請復躬御父母以歸

肅皇帝登極旁求俊乂起爲四川提學無何以病免又起爲福建提學歷遷庶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以父喪去服終起爲吏部侍郎權歡著類靡有遺力而終不泄露幾微以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邪也據贊然

之構也且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如老母何乃徙翰林已又徙詹事終以母老故不樂居數上疏乞骸骨　上嘉其意特改南京吏部尚書使內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無何以病卒邦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澹於宦情故屢進屢退無繫心然邦奇卒官八座年六十餘考終而其母尚在蓋百有餘歲而後卒則天之慰邦奇者至矣視世之嗜名躁進一蹶以遺父母憂者寧啻逕庭哉

江西按察副使惠從道隆

惠隆字從道仁和人父達精書翰善鼓琴 憲廟徵補中書舍人改錦衣百戶隆亦就學京師遂以順天籍舉弘治壬子鄉薦癸丑成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永平改寧國終江西按察司副使隆為人簡靜恬雅知幾達時兩為郡緩柔保釐有循良之稱及副臬江右為讒者所搆即拂衣歸杜門掃軌養高息營足跡不及公府搆西爽樓臨水對山日婆娑其中或與親故父老話桑麻及閭里細事林棲四十年無一造請人皆以為上林高尚所著有北屏存稿若干卷

刑部右侍郎蘇天秀民

蘇民字天秀其先爲處之遂昌人洪武初我　太祖太
封親王惟選東南巨族以充侍衛民曾祖良與焉時從
愍王之國遂爲秦人籍儀衛司民自幼穎悟不凡弱冠
遊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會督學使者校諸弟子員民
第名在柳先生上嘗廩食民白督學使者曰弟子不可
以先師柳先生師也即民偶以一日之長蒙賞識亦師
之功安可先先師受廩乎且以文章小技爲後先而使齒
序中失長幼之序亡師弟子之禮不可以訓督學使者

竦然起敬曰不意流俗中乃有知讓如此生者知讓必
知孝與忠矣亟從之時鄉士大夫皆曰趙氏子賢能讓
未幾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授山西榆次縣知縣考最徵
爲兵部職方司主事時逆瑾擅權惡其不附已擯落職
爲四川梓橦驛驛丞民翕然就道在任盡職不敢以遷
謫解撫何瑾誅復官爲工部主事改吏部考功三轉爲
文選司員外郎歷驗封司署郎中爲諫止遊巡奪俸太
月再調考功司署郎中　世廟入繼大統凡諫止遊
官廷受杖者得陞俸一級乃調文選司郎中文選掾

異魋多所嫌疑民處之特爲清畏乃歷太常寺少卿兼
正長督四夷館尋歷工部右侍郎內艱家居清修自持
一毫不以干人服闋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嘗署工部事
八月餘司廳以直廳百金奉民民正色却之曰我自有
應得者此何以爲南都人士服其廉歷北京刑部右侍
郎甫兩月得微疾怡然而逝年六十有三

刑部郎中李宗文儒

李儒字宗文嘉興人其先徙於華亭遂家泗涇績學稱
宿儒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中會試引疾不廷對歸

甲戌始第進士年四十餘矣人謂儒蓄久而發之君且嘶於速售而儒見時事不可其意竟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澹然無復有冀於世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嘉靖改元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儒名在數中始就選爲建寧府推官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儒爲之靖約尤宜於其官又三年歷南京刑部郎中時年五十有七驟發痼痹來痾儒已決於去遂請老歸又八年而死儒儉朴而寡欲糲飯布衣終其身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

所書數卷而已唐順之銘其墓有曰士之勇於進怯於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如公者何其少也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於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進士之時則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之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於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辭爲柴柵者公固其人與時論以爲允

刑部主事徐栗友寬 父義附

徐寬字栗夫海寧人登成化辛丑王華榜進士第授工部主事調禮部以清節自勵年未四十即挂冠歸閉戶讀書六經子史靡不通解孝友敦睦出於天性父義嘗發粟賑飢踵而行之嫁隣女之貧者人到於今稱之所著有醉陶詩集楊文懿守陳志其墓

山東按察副使沈景明暕

沈暕字景明雲和人性聰敏有才識雅志簡澹出弘治乙丑進士累官山東按察司副使所至俱有能聲在山東曾濬府遣王鏜寇發勢甚猖獗暕設方畧勦絶境塹

以事當路偉其功薦擬府擢所意已倦遊竟致仕歸晉階亞中大夫林下日以詩酒爲娛自號東村野仙

隆慶州知州杜世英傑

杜傑字世英其先陝西天水人宋南渡徙家於嵊嵊人因名其所居曰杜家堡父真當宣德初以旗籍隸錦衣衛始家於京師娶宋氏生傑少穎異通尚書弟子從受經者甚衆成化丁酉舉順天鄉試試禮部數弗利念親老將從吏部選或止之謂曰吾爲親屈耳比選授山東文登縣知縣乃奉親之文登甫八月而不祿親喪甚哀

服除補夏邑滿九載以課最勅贈其父母傑津津色喜曰吾今而後可以爲子矣尋判湖廣辰州府擢知河南陳州改直隸隆慶州禦虜有功當遷竟謝政歸而子民表舉進士由鉛山知縣徵入拜監察御史得誥及傑進階奉直大夫未幾御史以言事獲罪傑復津津色喜曰吾今而後可謂有子矣乃與俱還鄉貧甚僦屋以居無愠色傑爲人和易坦率生長京師不事華靡蒞官所至著績初爲文登却海豐歲例錢沿海諸營衛軍餉取給於縣令率苦之衛俾傑不敢犯夏邑瀕大河爲築長堤

明年河驟溢老幼咸泣曰無此隄吾屬其魚矣在辰州

時永順與保靖交鬨鎮巡議剿之侗請往諭以禍福遂

皆歸命省兵糧數十萬既久又奉檄之保靖保靖餉以

金貲一無所受歸家居益貧而性喜施予見故舊有窘

難出貲力振解之如弃秕稗然嘗偶有訟者徐出數語

解之無不立散去一鄉之人皆尊稱之曰桂公蓋居鄉

六年而終得年八十有二

廣東參政祝惟貞萃 子繼皋附

祝萃字惟貞海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工

部從侍郎貫治水吳中、偕李二十萬、經理有方士卒樂為之用進虞衡司員外郎、嘗上疏請　上親禮儒臣以資啟沃不報再請、又不報、乃疏乞歸養正德壬申、起為陝西提學副使、進廣東左參政、遂解官歸華性至孝舞侍親側愉色溫詞保愛周至惟恐傷之博綜藝林雖象緯星曆山經地志、醫卜諸書無不研究、安恬靜退再與懸車忠盡敢言不忍以纖縣克位所著有禮經私錄古文集成宋元史評節等書、予舉癸未進士、仕終兵部員外郎、

刑部員外郎凌約言　子迪知附

凌約言，吳興烏程人，黔中校官震之子。震有賢稱，能文章。言少受家學，業甚工，甫弱冠，就試諸生間，往往冠其曹。然至應鄉薦，輒病不利，因著夢成賦以自見。久之，用選貢升國子上舍，始薦應天，至會試，輒又病不利。而久之，始調吏部，選為全椒令，朞月而全椒大治。吏部課令最，得泗陽守。泗陽名為饒而困澇，言為禁下流之隄，以捍荊湖潰泗諸水，水暴至不能損稼，年書大有。邑人食其德不敢忘所自，相率呼為凌公隄。稍遷同知廬州

賢聲所至吏民畏愛之出太守上會有居間爲兼金於夜者言發之按如律豪猾惴惴受事而言不以自多曰吾媿夫逆絕暮夜人也用治理卓越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會丁內艱以過毁得疾服除不赴調竟治菟裘爲終老計時胡太宰與言義故移書趣之出言謝曰身棄已有之不能爲太宰失也日林居讀書焚香宴坐竟日好養生家言居恒誦老子專氣致柔章以持世要訣無過是已又好禪悅然若有悟於出世也者榜其居曰淨因齋更自稱淨因居士卒年六十有八子四而廼知最有

名登嘉靖丙辰諸大綬榜進士第官工部員外郎

太常寺少卿潘時用辰　父清流附

潘辰字時用杭之謙沙坑人五季時避亂徙處之青田後分爲景寧父清流舉鄉試入太學嘗著聖駕臨雍賦爲祭酒李忠文所重學者稱爲竹坡先生辰生七月喪父三歲喪母育於外家幼岐嶷讀書一目五行輒成誦下筆爲文每出諸生上凡四試於鄉每以疾弗克終事遂弃去不復應有司試有司每勸敦譬卧不應弘治癸丑唐府尹珣王給事綸夏給事昂交薦其學行於朝擢

翰林院待詔三辭而後就職丙辰內閣諸公薦與秘書
撰次誥草尋陞典籍進五經博士正德已巳南京國子
缺祭酒吏部以藁城石學士及辰薦 上以石爲祭酒
而擢辰編修具疏乞休三上不許九載考陞太常寺少
卿非常調也累疏辭免優詔慰留踰年疏又三上堅乞
不起始得致其事我 祖宗朝立賢無方洪武永樂中
卿佐巨僚多自布衣薦起如楊文貞其尤顯者弘正時
惟吳與弼及辰二人與弼未受職辰在職二十七年嘗
纂修 孝宗實錄大明會典精覈明信稱良史才自侍

典籍時未嘗就吏部考課議者以爲不失難進之風爲詩文平正典雅家藏手稿毋慮數百千篇誥草稱是暘官守敘述履歷各盡其情得之者往往自慶其所遇性尤喜客其遊處皆一時閒人車馬過從駢咽委巷通宵連榻或至忘歸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南屏先生云

承事郎程敏功俊用

程俊用字敏恭系出新安鄱陽太守文燦之後文燦子康仕爲青溪丞因家青溪今之淳安也歷世有隱德而

父純獨以醫顯有遺愛於人俊用生而穎敏踄獵經史通其大義每讀古人孝友事輒嘆曰聖賢去人不遠自一本而達之天下易易耳與人交儆而無失謙和遜順與物無忤家饒於財而喜以意氣赴人之急視捐數百千萬如一毛鄉人多貸者貧不能償往往折券不問他日復貸復樂與無厭心正統初應詔輸粟二千石以實官廩成化間復應詔輸粟如初　天子嘉歎詔授七品冠服階承事郎俊用喟然曰所有餘以佐公家之急臣子分也藉是以邀榮非吾志也有司亟以　君命臨之

不得已拜　命後不一服也有別業在赤洲廪多餘積赤洲之人衣食婚嫁皆取給之若外廪焉人人稱之曰程公衆父也東鄉余垠負官租被迫將鬻妻以償俊用聞之惻然即爲代償之垠夫婦感激飲食必祝赴市必望門而拜辛卯子愈舉於鄉識與不識皆手額拜呼曰善人有後矣顧俊用自持益畢自視益不足時時戒愈曰爾毋以一舉自多擔負正未息肩也吾僅衣食一鄉一鄉無弃我者自是而推之天下亦一鄉耳孺子務其遠且大者毋效趙公爲也無何遘厲勿藥語愈曰吾殆

弗起汝宜勉承吾志言訖而瞑時年七十有二鄉人無男婦長幼皆聚哭寢門之外商文毅公志其墓

臨江府知府尚美儀緝

尚緝字美儀其先嘉興人曰官盛者軍於睢遂爲睢人官盛生雲從　太宗北伐沒之軍雲生興從南伐有功不錄君子謂尚氏有後矣自無言不酬者人之要也無德不報者天之道也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尚氏之謂乎興生福福生綱果舉進士又生緝又進士兄弟俱拜兵部主事又繼守山海關君子謂尚氏有天身遺其功而

爾孫登之庸成化丙午繙調刑部爲員外郎有明決聲孝宗立則特命之錄畿內之囚平反甚衆時稱神明歸陞郎中雲南司掌京甸凡三法司事無巨細由馬前官舞苛蹊豁剛柔胥難而繙則獨以能稱謂之尚一火言一火鑄成也秉鈞者方擬陞擢繙會杖殺衛尉乃出知臨江臨江當楚粵之衝士習棗猾繙至首檢謝金湖等數十人又釋誣死罪者數人又額有巨盜繙討剿獲之於是威行郡中而傳從學者兄弟訟產累歲不決繙至覽牘而歎曰嗟民之愚至是耶立爲剖白咸稱繙爲再

生包老在郡三年吏畏民懷秉鈞者又方擬峻擢緒會
章桐鎮稅課舊爲五府操者緒奏奪歸諸公遂遘構陷
而緒亦抗疏解印綬時年四十二耳居無幾美中美信
俱以參議罷歸兄弟金紫每出則冠蓋輝奕填塞閭里
然位不稱德諺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發君子於是乎謂
尚氏長矣卒年六十有九而林下者乃幾三十年使究
其用則緒之業豈直前云云於乎悲哉所著有江西志
水南稿睢州志諸書藏之家

惠州府判沈懋德儀 孫瑞臨附

沈儀字懋德仁和人司寇銳之子生長高華耽習紈綺正德己卯舉於鄉每下第歸即閉門讀書廳事左右列圖書古史日婆娑其中若將終身其於聲利澹如也如是者二十年嘉靖戊戌謁選授清江縣知縣恬淡寡欲安靜不擾吏民大歡樂之督學使者徐公階行部至清江見其衣冠樸野心頗易之居數日則察其六事修舉所守卓然乃歎曰詎吾以皮相天下士幾失賢令矣陞惠州府通判遂投劾歸始司寇公無厚遺儀又不治生產家窶甚人不能堪獨偏居靜養游心境外若孤鶴高

騫有翩然之致。孫瑞臨官行人、

湖廣布政司參議謝汝正忠

謝忠字汝正、趙之上虞人、生而敏悟、八歲能屬對、比長受易、多所領解、舉弘治乙丑鄉薦、己未成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權荊州稅、進員外郎、父艱服闋、當上而逆璉扇虐、坐誣逮、璉誅得白、遷都水郎、奉勅督視漕河、群盜焚掠運艘、勢甚熾、獨徐沛以南在忠所部者、不敢犯、代還當遷、尚書李河南充言於廷曰、吾工部乏舊官、且多事、如謝忠者、才必留爲工部、重銓部持之、居數月、李

留工部、改屯田郎、忠不色愠也、益恪勤乃職、時資格郎
官十年以上有聲稱者外遷、卒予秩三品、忠在工部、前
後幾十二年、李尚書復亢言曰謝忠郎外遷必予秩三
品會湖廣缺督糧參議、銓部郎擬忠名上、僅秩四品以
去、忠亦不色愠也、怡然就道、恪勤乃職如在部時、未幾
竟報罷歸、忠多材能、曠達自負、論議屹屹不下人、吏事
尤警敏、扺機應猝、亡不立具、在工部、諸公貴人、多知忠
者、皆交口薦譽之、要非出忠意、而卒用得謗、既歸乃佯
狂治產、曰吾亦欲用之家、去縣後一里許、郎山麓爲亭

又引水鑿池種木可數萬株以先世舊廬湫隘卜地令居可十世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皆弗就而卒忠兄弟四人二仲早夭撫其愛恵而有辨與季弟居迄老不分異宗族貧者歲贍以粟僮僕有負待之如初鄉人病涉爲起石梁不斬費或請以事觀爲盡力故及其卒也哭之皆哀至有爲之行服者

東陽善士徐仲學志

徐志字仲學其先本栢翳之後封於徐至偃王失國走太末而其族散處於衢婺之間故二郡徐姓最多東陽

其上也東陽之徐志族爲最大在國朝有爲福建按察僉事者曰隆有爲建寧知府者曰子玉皆於志爲曾叔祖父而志之父曰鳳則隱德不仕以善人稱志生而穎警讀書畧諳大義而卒屢勞中居貧事父母免藐甘滑必適所欲執喪不離苦塊見鄉俗作佛事者常斥以爲非與人交謙卑抑下雖數侵厲無所報有所推予未嘗有德色人就之謀爲處白利害歸之情實往往謝服以去故鄉黨識與不識屈指善人者并其父而稱之因號徐君小徐君志益自挹損虛其中以游而入於其州郡

無不人人自得曰徐君愛我忽有疾爲之請禱者卄孫
爲羣或曰二豎不仁來病善人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鄭病膚何傷無何竟卒年僅四十有九鄉閭族黨之
來弔哭者皆哀有餘曰徐君不祿矣天之報施善人鮮
若是耶及子琪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封父如其官鄉閭
族黨之來稱賀者皆喜有餘曰徐君不死矣天之報施
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寬若是耶無何而琪亦卒
年踰艾之二官僅終廬江太守於是鄉閭族黨之來最
且哭者歎而哭既而疑其不足徐君竟死矣未歷世種

鬱而不能登年以載其寘之中有知耶無知耶說者幸

今猶疑於天道云

刑部右侍郎葉良臣相

葉相字良臣其先爲會稽人自會稽徙揚遂家江都以詩經領弘治乙卯應天鄉薦登壬戌進士第授金華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屢遷至禮科都給事中時逆瑾方熾人情洶洶相恬然不以爲意封駁論建行其所欲若不知有所謂利害者瑾惡之出爲湖廣參政相亦欣然往至則敦仁宜化興利剔蠹民愛之若父母內艱服除

補貴州左參政、無何陞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左、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江省民無老少遮道泣送之、貴州民知其來、舉首加額曰、吾父母至矣、其得人心如此、時貴有芒布之亂、相以討擒其魁而撫之、事聞

天子賜鏹幣、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左侍郎、加憲職、奉勅賑陜西、暑行病瘁、遂上疏引疾歸、家居十年、少瘥、則與鄉士大夫之賢者、爲耆英會、其於世慮澹如也、而臺交薦其才可大用、而

天子亦稔知其賢、復起爲南京工部左侍郎、三辭而後就職、尋陞刑部左侍郎

泰義郎以病乞年溫旨慰留明年復以引例辭吏部屢疏云刑部左侍郎桐以培重之度廉介之操正宜為進賢之儀未可允懇卑之請疏凡四五上始得旨歸歸復徜徉泉石者若干年而後卒年七十有一訃聞賜祭葬如例桐爲人寡言笑慎交游天性孝友入仕四十年家食者猶半未足跡不履公庭有司咨詢必盡言忠告羅東洲書評之曰公以學術經世以行誼表俗以正直立朝以明哲保身時論以爲允

貴州參政陳良謨

陳良謨安吉州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生甫十月喪失母都氏守節育之艱苦萬狀比舉進士而母卒哀毀骨立負土以葬廬墓三年起儀制司郎中歷官貴州參政時以祿不逮親爲恨每轉一官泌嗚咽不食者累日竟致疾乞休歸恬澹寡欲睦族敦友有古人風所著詩文温純典雅卒年九十一

吏部左侍郎蕭以中丕

蕭丕字以中文正公遷之仲子以文正三品考績恩入國學讀書辛酉舉順天鄉試第一乙丑舉會試第四太

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玠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蹇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禮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牘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者又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撫蜀六年儲偫豐積將士用命虜不敢犯當時每與宗忠簡同稱曰宗汝霖如卧虎之在北鄭亨仲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秦檜聞蜀中富饒諷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

錢米荊門劉中曰今月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因令刺求劉中陰事會虜索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勇劉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怒其專召劉中還文致其罪罷職謫桂陽軍居住再徙桂州卒檜死追復原官謚曰忠愍

觀文殿學士葉少蘊夢得 子模附

葉夢得字少蘊湖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歷官詞部

郎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者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請身先衆人補郡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蔡州移帥潁昌府高宗駐

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兵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之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遷尚書左丞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

通。顯。瞭。一。黍。之。運、不喜作家人生業晚年川優遊里閈、暇則覽稗官野史自娛倦則出接比隣笑語移日無賢愚皋煦煦相得也勢利芬華一不以入心杭故諸封公喜遊結駟連騎盛冠蓋饒僮奴春月則携壺挈榼徜徉西湖山水間笙管姝麗更歌迭舞窮日落月而其與會酬往往來召逢吉逢吉不往或有譏其固者逢吉聞之曰人各有好鄙朴吾性也享海鳥以鈞天之樂不將以目眩死乎終其身不一赴時人稱爲長者

沈大成錄 子先華英華附

沈鉁字大成嘉興人少英敏通經傳以父獨持門戶乃棄舉子業爲父任勞暇則輒取諸經史百家語誦之父命受辟藩司晉丞七家嶺非其志也至官僅月餘得父書輒歎曰古稱愛日親老矣奈何靡斗粟以違膝下遂解官歸年未及者郎屏家事聘泛舟湖上與諸長老爲會觴咏優游晚謝客獲居二十年室無長物凝然終日類古之知道者焉二子光華英華俱以文學有聲孫恩孝舉進士自有傳

涿州知州孫本

孫本錢塘人、弱冠爲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以拔貢趨
南宮廷對、半楷書其文、擬擬御藏將羅而致之門下、科
毅然曰、進身之始而即濡足權門、與日何以自立、饒廳
於我何加焉、乃就國學、尋中嘉靖丙午順天鄉試、久之
謁選、得深州知州、執法鋤強、民賴以安、未幾解綬歸廬
門深巷、以彈琴讀書自娛、瓶粟屢空、未嘗色慍、及其歿
也、布被横床、手足不斂、一時名士醵錢爲殯斂、棺槨旣
具、四方聞之者、以不得與爲恨

封贈都主事王寵之賜 從子任用于三揚芝拜書

王賜字體之庭之汾水人其先有為崑山州學生者因家焉歷七世而為賜賜生而穎敏讀書日記數千言以易稱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文學蔚起而會父兄俱歿後卒獨賜與兄之遺孤任用在家故薄又其先領鳳飛代賠且盡至遺田若廬丘者僅百畝乃喟然歎曰太叔夫豈立楷業吾不能藉依行買鑄山煮海網之又不能屐勝槩業傳戲胃腆鶯析民饑夫努用則妙備晚用黠稱物此吾所孱耶乃率其奴婢相析節縮勤儉其獄時歛秉多舍與藏穫之最下程勞取其上者食服其下

者以爲常適有天幸屢歲儲以益序旁產稍稍饒矣遂以例貲人太學祭酒先生試而奇之戒賜毋用貲生禮見諸貲生多三輿富家子膚輭怒馬鮮服媮食相高而獨賜晨起嚶一粥敝屣躞躞造館也其豪儕竊笑詆之賜自若居數年而賜所撫從子任用應鄉薦三年子三錫成進士又六年子三接復成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封賜如其官人或謂賜令衙不能鷫鸘其衣連車騎交守相俠素所不快哉令公猶舍家翁得毋爲諸封公笑乎賜不荅請封公同遊賜謁官長將有所干請賜獨無

所于請曰吾不欲借兒子輩面也賜豐轉廣穎參扆美鬚髯望之知其爲鉅公長者爵達無城府第戶不欲掩人善惡以故多疑畏之者然稍益習之益安之矣卒年七十有六三錫守光州用持法忤上官歸三接累官河東轉運使歷中外有名臣風

湖廣叅議盧子春煦

盧煦字子春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初任長垣縣知縣修濬城池選練丁壯以禦流賊垣邑賴安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芒部爭立川貴僉

兵討之不克鼎革來歸平之邊境晏然陞湖廣布政司參議提舉太和山具疏乞休再陳未下遽攜家歸甘泉湛若水稱之曰勇退急流以全晚節有細葛物狹八極之意嘗謂以爲知言

禮部左侍郎陳晉甫陞

陳陞字晉甫光祿寺卿奐之子也嘉靖辛丑以進士高第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儕輩館閣諸大老翕然以公輔器期之陞顧抑抑自持言若不出諸口士類莫不服其雅量授翰林院編修充纂會典官丁外艱服闋

遷任九載考稱本院侍讀充會試同考官戊午主考應
天府試陞念以人事君其事至重毋承校閱之命殫精
竭力去取不爽錙銖故所得多佳士擢左春坊左諭德
晉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丁內艱歸既終喪即於其
址築室有終焉之志無何召補南京禮部左侍郎會有
旨修鳳陽　陵陞當率屬會撫按等備諸官相規制程
物力課府日至則徒步往返二十餘里又必計手書悉
出於陞竟以勞瘁致疾卒訃聞遣官諭祭有司營葬贈
禮部尚書謚文僖陞性資純粹器度宏大平生安於義

命不欲與物爲競。其於官職進退遲速，尤未嘗關念。昔
肅皇帝每用詞臣撰玄，得躐轉速化者多趣之，陞獨堅
辭再三，或問其故，笑而不答。在翰林二十年，讀書談文
之外無所好，亦不輕爲游觀。掌內外制甚久，正大典雅，
稱國華。郎趨敘不爲過，因其澹然自守，而推轂者亦鮮，
竟以是終，卒年五十有九。

江西布政司參議王直夫庭 子敬臣册

王庭字直夫，其先金華人，宋南渡徙居長洲之陽城林，
故人稱之曰陽湖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成進

士釋褐許州知州改國子博士教化人人譽命上速展

子當大比　世宗皇帝命主山西鄉試京官主試自庭始陞南京禮部主事初庭拜許州為親故求改南官不得至是始得就養蓋庭意也尋轉刑部歷員外郎郎中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備兵建寧寧有礦賊夏崇庸聚手人殺及府佐閩司官不能制庭密捕其黨一人解縛卯之得其故約曰能執崇來者當貸爾死其人許諾不數日果節崇出遊伏兵擒之掠死其人貸如約名震一時尋乞終養數年復補汀漳兵備先聲所至盜賊偃服有

席帽山猓負險出劫剽頒正朔及布正以禮賜之滅人皆北面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斬二首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布政司參議郎引疾乞身歸三疏始得請上勅曰王庭准致仕病瘥之日有司具奏錄用外官致仕未聞有得此者蓋特旨也歸時行李蕭然所攜惟蘭花數本而已家藏圖書四壁兀坐終日興至則爲歌詩與二三知己爲禮者今公門非鄉飲禮賓不輕入也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以高壽終子敬臣好古力學以篤孝稱爲校翰林院博士

安慶府丞鄭文光煒 弟炳附

鄭煒字文光錢塘人性耿介喜讀書爲文務根理要不事靡刻以爲華靡嘉靖壬子鄉薦第六人授涇縣教授以文行高等擢國子監博士朝論欲以御史官之太宰欲致其一見不可得遂出爲安慶府丞節操愈厲人對之者如在風霜中纔十七月以母老自投劾歸家居誦讀與弟炳共篤孝友之行炳字文輝自粵參軍轉判太倉州事年方強仕未艾也聞兄弃官亦即解綬從兄相與修故水之濱怡怡然未嘗一刻離視之左右鄉人

以比漢之二方

繁昌縣知縣祝思堯繼英

祝繼英字思堯文直先生淇之孫最長而敏從季父虛齋先生萃授三禮學爲諸生祭酒從例入貲北雍正德十四年舉順天鄉試嘉靖十四年謁吏部選授直隸太平府繁昌縣知縣之官未幾遣家累還二僮奴與處服食諸用取給於家不於官縣手事事日飲江水而已遇羣吏以禮蒞民事以情不喜爲小威官有急需少費不以煩民時出橐中金應之邑人雖春耕未之有也居久

年調補廣東石城縣知縣以衰年遠道家無子幼棄官歸繼英性瀾畧不治威儀與人言不爲曲謹更賢可親居家一不問生作事飲酒無何巨觴滿引豪飲日舉無算不泥醉不已然未嘗病酲狂酗也人謂繼英中非無主者殆感於時激於中無所於發而寓之於斯所謂託麴蘖逃昏冥者耶晚尤慕佛持齋好施晝收市租充費過往風日游村巷人市衢一僮子囊錢刀果餌從之老稚數十譁譟擁隨恐後所至布散錢果於地縱觀舉見鬨閙爭先攫拔頓躓爲笑樂若是十餘年而後卒許

詠相鄉銘其墓有曰在昔潛人或隱豪賢今豈其孫得全於酒儒符泰園陳村新竁何千百年

工部員外郎孫吉夫廸

孫廸字吉夫平湖人性穎異通贍經史弘治乙未以古今文尚書舉進士令旌德三遷職皆書最召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明年正德元旦日食廸曰此中豎驕悍不謹之占上封事極言忌諱已而豎瑾果竊柄盡逐名士骨鯁異己者謫廸推官德安未幾瑾敗詔復廸官官廸南刑部主事尋陞虞衡員外郎無何有于喪侵尋不逮蒞

肅肅告歸十一年銓曹三起趣趣竟不肯起嘉靖丙戌疏乞致仕戊子大禮書成進一階越四年卒趣識度確辭儀觀魁梧文章言論清邵秀爽晚年時救蚕績稍有餘財田宅之外書畫連屋鼓鐘壘洗選畜精良町塲葺米薪布舟輿百務綜理咸有程度顧其好善嫉邪別白太過時有憎訕不恤也卒年六十有六鄭端簡銘其墓銘曰矯矯孫公龍田虎革三仕徘徊惟我方格結志深棲既堅既壹出我處我誰使誰尼公貌山河公心天月豈殄厥慍而甘厥遁鳳皇之肝杉松奕奕執阿所好有

武貞石

國子監祭酒王予揚激

王激字子揚永嘉張文忠孚敬之甥也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吉水縣知縣吉水劇邑也精於吏者咸病其冗激臨之若不經意者日出坐堂皇數刻發遣公事無留牘事已携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暇日與諸生講校經義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何在雜以諧笑聽者忘疲諸者至多引古人恐蒙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繫囹圄爲塞以賦役留者言語煦煦如家人父子節縮簡澹惟所欲

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惟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內凶人王璇五六輩發其奸置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畏顧奉法以爲操縱得宜當是時張文忠以議禮得幸尊寵冠一時希進者奔其門如市激視之如弗有也議者顧以文忠爲激與援激愁不驟貴已而果以治最內召激私心計之曰吾舅日柄用外語方籍籍吾可以身爲口實乎欲引疾以明志當路不許始應召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歷考功郎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未幾召主膳黃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爲吏部

進退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拔幽滯直己無所徇獨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六館士無不恂恂就範者然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為尸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寡揣知之雅往往攜讒相軋遂決意棄去蓋屢疏始得歸歸[illegible]瑆[illegible]宗心不勝痛遂以疾卒瀏長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獨與喬太宰白岩孫山人太初為文字交其於世故泊如也每進一官輒抑抑若不自勝而一種矯厲儁邁之致若赤霄孤鶴超然不受羈紲故能遺落名利如敝屣云

永州通判許達夫淪

許淪字達夫世家海寧袁花里生有逸表爽邁不羈修髯炯眸見者畫傾文思謂鋒銳甚口占手屬食頃數千言沛如也五試浙省不售由邑諸生貢春官卒業南太學所試京闈復不售士論以爲命選湖廣永州通判政成民和人稱不煩忽慨然曰人生快意耳何卿相爲即棄官歸歸而絕戶不問家人生作事日縱酒耽詩豪宕自喜者十餘年卒以樂死初淪爲童子時父綱嘗被誣就理楊按察使繼宗憑怒須之入見淪拔以從羣而務

題試之立須呈草按察且讀且撫几大訝曰吾幾動浮
言吾幾動浮言非積善家安有是見此殘械出淪由此
知名初人屬淪以廊廟之幹淪亦自負旁睨無所下以
是人多忌之然其所交知皆一時儁雄賢於己者故宦
雖不達天若靳焉而名之所至有獨高千古之意其所
得多矣卒年六十子三而材卿有名主桐城教稱人師

南京兵部尚書趙世卿天麟

趙天麟字世卿天台人舉嘉靖乙未進士授鳳陽府推
官有聲召拜廣東道御史出按貴州宣慰司安萬銓所

爲多不法、禕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繫諸獄、將遂掠銓撫臣某納銓賂、使僞爲授甲狀、而爲之移文諸司、捕仁木之死爲召募以脅禕、禕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吏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掩、即以其日囚服出就理、酉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不服、貴與湖廣隣也、禕檄界上嚴爲之備、而奏請合兵勦之、二省以寧、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刑部左侍郎、奉命勘伊庶人、而分宜實爲與主、嘱禕寬之、禕至、則盡發庶人所爲僭擬、及事之與 祖訓

達者、分宜愁甚、出而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刑部尚書、齊庶人殺其僕、以誣儒生陸某、某故宦家、法曹畏勢引嫌、莫敢斷、而獨毅然出之、閩人馬廣坐法當斬、或以巨璫意、巧而幾死、而竟奏弃市、有寃獄逮繫數年、而歎曰、死重辟也、法官罔知其寃、不爲白乎、遂以疑讞、一時稱爲明允、三載考績、進階勳、封贈王父母父母俱如制、乃浩然歎曰、古人三公養不以一日換、親老矣、彩衣之舞、將屬何人乎、遂上疏乞養、三請而後予告、後三年、穆皇帝嗣位、用臺諫薦、悉召起諸賢士大夫、而而復起

為南京刑部尚書以親老辭不報尋改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屢辭不起明年竟以微疾卒初祐之以大司
馬徵也諸縉紳相與私議祐之出處或曰公大臣當以
國家爲重其必來或曰公素孝曩以親老去今親加老
其必不來已而祐果再疏乞終養辭之者曰公志堅不
可回且公未衰其爲國家用固有日姑聽之以訓世之
爲子者於風化應有益乎銓部以爲然擬如祐請詔從
之蓋羣情於祐深有冀于將來故聽其歸如此而祐竟
長逝不返於是論者咸歎訝於事之不可知與國家之

不幸不獲宠賢者之用然君子固曰趙司馬之於事親其可謂無憾也已矣

封廣州府推官駱伯瑜璋 子居敬附

駱璋字伯瑜世爲會稽著姓所稱金字譜駱氏者也世隱於農至璋父始以儒顯令爲安璋生而喪母少仃傅宵乳殆數四矣卒不死而其在襁褓中巳屹屹有巨人志九歲父之萬安璋獨留把家政日出而就塾所讀諸子書昃而課耕織至炊浣米泉醯醬尨木所營畫必當用而其役任臧獲大小咸中能日料食不浮所使有總

而已而不爲市聽什一肅冠其家與學俱稍稍成而竟以家故罷應有司辟萬安公於令瀏無美貨獨身與圖籍歸璋安之也璋益勤補其乏而時致甘旨奉萬安公萬安公不復問家事安璋也璋貌朴甚恂恂寡言笑而中洞於表食不喜肉乃獨喜飲酒及魚魚取雖小者而酒不甚能辨故貧亦天性然閭里羣惡少年間來誘使過狹邪不應恚要而脅之疾痛卒不應而儕何苗者鬻其郭外田問畝幸直六金璋行視塍曰土膏六金已也畝更幸一爲七金而苗以非覬得大媿服璋不歎璋

既傷萬安公官少逹而已幼孤抑其志養則撫于君徵
泣曰我駱氏之先金書煌煌卜幽宮於大風縣曰載昌
不肖未有應也爾曷歳居敬乃更益讀書博而務湛甚
之思乃薦應天釋褐廣州推官考滿封璋如其秩然居
敬服璋教不敢以巧叢官竟坐飛構報免月踴躋䟢謝
過璋莞然曰置之夫萬安公志者非也耶且廣珠璣犀
玳瑁果布之湊也爾不一見槖焉而人蒙之是何異盜
賊誣伯夷耶吾小而安萬安公之廉吏遺也老而安若
之廉吏養也促具酒及魚爲別潲至醉而居敬亦陶然

遂忘其不爲官者久之孰竟以老終年八十有二

布衣周尚行輩

周華字尚行海寧人生而篤愼溫確聞善言行輒口之不置於不善者若罔聞也性耻矜衒好文史時時讀朱子家禮小學書服膺講習之及壯尤力治生出分僅中人產踰歲貲累數千金已乃周族黨賑鄉隣務實不鶩名薄俗或厚貲之一笑而已嘗自稱曰吾生平養身無縱欲之疾作家無越分之費與人無求勝之忤處世無自作之孽九十年來不罹世患殆以是耳吾寧敢妄擬

於聖賢君子之道然吾子孫循吾言而持之惟身及家吾知免夫其他家訓亹亹千餘言皆有根據若韓者殆今之善人而有識者耶韓弱冠美風儀善琹奕尤樂與勝己者游及耄而康精力視聽猶六十許人也一日喟然曰有生寄耳數適短長物終歸盡尚乃流浪俗間不爲一旦卒然之備吾其愚矣遂目杖屨岩陽營高敞地爲生壙求九杞山人志其基又數年而卒蓋幾百歲云

鴻臚寺卿周用賔文典

周文典字用賔江山鳳林里人生而頴異丰神瀟灑自

幼時即慕李泌之為人有異僧見而奇之曰此子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為顯官則無望矣其家聞其言遂強為博士弟子未幾成進士即乞身不許乃以疾告遍遊海內名山凡太華終南衡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授刑部主事復以憂歸築室於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性若將終身焉嘉靖改元起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吏部稽勳郎屢遷至鴻臚寺正卿即乞致仕歸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為方外交胡總制宗憲嘗

造高士堂以居文典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藏其味中年項上綰一疣令人以大棒棍之不知痛人以爲丹成之驗故信從者衆孝年八十有二無子終於武林

翰林院編修駱贇甫文盛

駱文盛字質夫武康人嘉靖乙未進士高等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簪筆荷橐日侍天子以純言動望之者以爲榮而文盛往往憤世嫉邪殷憂過計時有浩然歸休之志未幾上疏引疾得請歸果絶意仕進搆小墅

於舍南棲息其中賦歸田諸詩以見志更號侶雲道人臨司郡縣勑駕敦趍高卧不起半刺不入公門亦未嘗寓書京國府與山人林叟遊覽川壑間過從啜茗酌村酒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大侵鬻產典衣以給朝夕浩如也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有遺稿十二卷雜談二卷

星子籌許朝儀珽

許珽字朝儀昌化之晶川里人九歲而孤大母畜長之使授詩博士督學使者行縣大奇珽笑曰邑三戶安得許家兒輒授廩餼比如有司數不合當年貢入太學試

靖初授星子簿珽獨與季子往未脫裝即上書所部乞骸骨部使者謂簿強而才不許珽歎曰吾寧皁隸而飢無寧求飽輿中凡三上所部卒以禮歸之里故負郭而居珽足跡不入縣市縣令舉鄉飲酒禮虛西北席延珽珽固謝不往縣令急珽即傳士諸生固請往珽僅一往焉自是縣官至必過珽問民所疾苦珽則以民不便者宜莫如解京以是裁罷與諸郵邑同征民不堪命久矣罷之便於是縣官上其議罷自化毋解京諸父老德珽至今誦之不衰初珽父事兄五人分產唯命比歸老

珽獨貧，二子從容問曰：大父遺業，宜諸父均，何至今日？珽叱曰：若能讀父書足矣，毋問産也。珽即生事僅僅，顧獨務振門内之窮，供億寡嫂李，没身不怠，諸弟欽、諸孫深無以爲家，爲之給衣飾，畢婚嫁，無所憾。伯子應元稍長，遣之受業諸名家。時仁和傅謙讓、慈谿袁相國皆守明經人，亦之奇也。珽執贄而見伯子，伯子皆師事之。退語伯子曰：汝師貴人，將以令日故事師，不謹及伯子與兩人者先後成進士，則又皆謂珽知人而善教子。卒年八十有五。汪司馬道昆爲之傳，論曰：世或有據高位都

公卿一旦脫屣去之則人人以爲奇節特畢官耳然豈之集龍木豈限一郡爲衆寡哉然世或以立談而得公卿故其去之也易彼以窮經而迄白首猶之九仞而始及泉曾不一歠而行其無怏怏者幾希矣楊脩陶潛至今取重朝儀其二子之徒與

延平府同知蔡潤之玘

蔡玘字潤之德清人弱冠廪於學官廩歲比較高等而大比七試七不售至嘉靖壬午始舉於鄉癸未游於辟雍子汝楠領辛卯鄉薦明年成進士玘慨然曰吾苟圖

家作養父康廉祿忝科名豈可以未第遂自棄不思亟報稱耶凡六上春官不第乃謁選銓曹試第一授福建延平府同知會守缺攝篆者久之皆曰守令民父母也第與民休息不宜操切如東薪令民側目重足即令行禁止何補於治故其政尚慈恕延平人德之鐫其政於石三載考績最玘曰有子報國即吾所爲報也遂自免歸去之日父老走送塞路至有攀轅不忍別去者既歸湖中諸耆碩故有社亟邀玘入會玘與諸君子日嘯詠山水間以杯酒文籍自娛時汝楠以衡守報最

封玘階中憲大夫，如其子官。未幾，衡守擢西川按察副使，遷江西叅政，前後三上疏乞侍養，俱不報。玘聞之歎然曰：父子受國厚恩，吾耄不能宣力效尺寸上報 天子，乃又以吾老故令兒弃王事，歸自逸，吾何面目任衣冠耶。亟貽書令弗歸，身自就養江西。時玘年已七十六矣，會誕日，叅政服金紫稱觴上壽，縉紳皆榮之。未幾，以疾卒於藩署。玘遵家式，儉飭，以文學自樹，不營貲產，博綜羣籍，尤邃於程朱易，後進從之學易，登膴仕者甚衆。既沒，櫬歸，邑士人合詞謂玘學不爲人，仕不爲己，請於

督學者祀之鄉賢時論以爲無忝

南京光祿寺卿項秉仁錫

項錫字秉仁兵部尚書襄毅公忠之孫江西右參政經之子陝西督學祝虛齋先生萃之婿也登嘉靖癸未進士第授建陽縣知縣三載書最陞刑部陝西司主事歲爲錫獄錫嗣喜曰此吾大父舊游地得一展遺跡幸矣益留心律比傅以經義不爲法縛亦不刓法師聽明允有聲西曹外艱服除補福建司主事同年進士王子揚濟在考功擬薦錫自代錫遜謝之語漫聞於人人以是

益重錫尋改尚寶司尚寶直內盧臧符璽錫一以慎檢將之六年陞少卿尚寶尋陞南京鴻臚卿閱四載始陞南光祿卿錫曰叨第二十四年官至卿寺三品章句書生無他行能誤被　聖恩實踰涯分吾將營於舊隱老焉疏且欲上而逸尸相譏者藉藉聞之言路顧無可蹤跡者直論以不稱職錫聞之笑曰吾假裝辦歸久矣毋煩逐客為也遂拂衣歸未幾而當事者敗衆意亟起錫錫不可起矣錫既反初服即郊墟故庄布樊築室中為草堂榜曰歸來水丘林壑窈窕崎嶇嘉木名花周匝籬

寄時乘笨車或棹舴艋遊息無時惟意所適春和景明賔朋沓至籩豆洗腆竟日逸留然自奉儉薄脫粟盤飧未嘗不飽尤善下人不屑簡亢野老村童必與鈞禮孤寒之士苟有一技皆得衣食焉以故人無貴賤才不肖皆喜說錫錫内行修飭其處人倫之變包荒濟礩殆有人所不能言者子弟或違教未嘗顯斥微諷諭之能改即止歲時燕會必述先世積德事及虛齋先生所論經義學術訓之虛齋子維皐與錫同舉進士其後稍不振數數周之爲置墓田祀虛齋終其身賢者以爲難至其

論析經史商確政事又能出入古今審中利害外若渾淪而內有條理是故所至雖無赫赫名而其操身御物皭然無可訾議也卒年六十有四

青州府知府施平叔峻

施峻字平叔吳興人以明經發解浙省登嘉靖乙未進士第授南刑部廣西司主事遷本部員外郎歷郎中陞山東青州府知府瀕行適遇考察爲人所忌去其官峻在刑部又以練達掌勘本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法不少出入雖權勢不顧且在僚輩間以詩名自信重或

不合程度直以其意訾之以是交構其短長推墮之不惜也人多爲峻不平峻君不屑意者歸而不問家產歲中多種秋田以備酒材閉門却埽對時撫化飲酒賦詩之外別無公事相聒其妻沈氏才而賢佐助蒸嘗料理家事凡峻所欲爲者悉先其意爲之客至樽俎脩潔不問而辦峻以是優游自適無內顧心卒年五十有七峻自少有器度其才宏暢通達處骨肉每事敢力任置田贍其族之貧者排難解紛不遺餘力徇其性急周人非行或至面發之以是有不堪者然其崇慕隱德表暴良

士固終身不怠也詩家在唐雖隨時上下其格力高調體裁平實固一代之長後世不以取士遂失其宗旨略以其資之所近者為能唆獨有所造詣固雅道中興之一助也稿多散逸不傳者藝林多惜之

感恩縣知縣董道卿遵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為楓山先生高足弟子累不薦於鄉乃就業太學去司南昌府訓累薦遷江浦令以不能俯仰於時上章仍乞文學掾稍近養母顧益遠調海南感恩縣知縣踰年以終養乞骸骨詔許之遵平生典學

志道行在孝廉年十九而孤奉寡母五十餘載如一日家苦瘠必備脂澤力衰憊必攙扶持問燠寒食飲噢咻如小孺子然母壽終九十五邁年且七十二矣猶哀哀劬勞餐疏啜水如初兩職教又兩宰邑一介不污其身棲老之秋荒徑蕭然蓁莽寥闃朝夕不謀也士奉情尚若滿天下絕不以片紙干人至今人皆稱曰真孝廉

雲南按察司副使張伯啟元論

張元論字伯啟浦江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督修內殿中貴無所染指羨餘悉歸於　上中貴

參術之會有評論他事，關於銓司者，銓司詰有諸論從容答曰，有之，不過罷官爾，何足辯，銓司服其雅量，謹者隊息，歷本司郎中，以忤權要，左遷常州通判，即日就道無慍容，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清白不渝，成著政績，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奉表北上，卒於途，居官之日，家積餘租，悉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行於世

文學楊以齊美璐

楊美璐，字以齊，文懿公守陳之孫，世以經術行能顯名

曾世瓚少樸直好學弱冠補邑弟子員邑故多才士無
試輒居高等諸才士無不心下之所與交游多門內之
賢與邑中大人長者故識博器宏內行修而爲文日益
近古嘉靖乙酉秋方入試而心動即徒步夜馳歸母已
以恭疾死瓚以此自傷又傷父復相繼謝世大毀瘠幾
不勝禮已召堪輿家卜葬地堪輿爲言相地吉矣奈不
利長公何瓚曰葬以藏吾親也寧計其後信如若言孤
最長最不孝請自當之毋及諸弟遂葬如初卜瓚故不
善視家人產則兩弟美瓚美瓛責甞之即橐中藏有黃

讓弗問也已從兩弟意析居凡便利腴美田宅悉推讓
兩弟而自取其瘠且隘者人人以爲難而璿初不自異
也惟身自爲經師日督課諸子講誦不輟且戒之曰吾
非欲若曹資口耳以徼富貴爲取古人之精蘊而實有
諸身心用之則天下才不用之則天下羽儀固吾志也
後屢舉明經不第而布衣之交已多位至通顯者璿益
居貧自勵無所求於人會故人具書馳車馬迎璿璿輒
拒之幸謝故人不忘窮交足矣安在分公家粟以相餽
耶並不赴及仲子子龍爲弟子員璿退而歎曰吾竟老

於經生蔑、遂自罷不就試、壬子、子龍舉於鄉、璿喜動顏色曰、是見雅負奇氣、今用世有階矣、自是益厭結束、入城府、退居鄉之西谷中、角巾、野服、日與社父老、故舊賓客相飲為娛、無何、而微疾不起、召諸子孫命之曰、喪不必過哀、葬不必過侈、第篤學力行、無墜吾家聲耳、語畢遂瞑、年八十有三、所著有西谷俚語、字學直音、及經書序解、藏於家、

鴻臚寺卿胡秀夫森

胡森、字秀夫、湯溪人、嘉靖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轉吏部郎中陞太常寺少卿轉鴻臚正卿稽宇開濟風度移潞有經濟天下之志而府事多不當其意竟拂衣歸初大禮議起森與永嘉意合永嘉欲援森爲助以父命不敢與名奏疏後永嘉得政每令人致意欲引之再出竟不從惟徜徉九峯山水間有九峯文集傳於世

廣西横州判官王伯雨濟

王濟字伯雨其先洄人元季大世亂避兵烏墩鎮遂世爲烏程人濟少穎敏好學以郡學年例補太學屢

試不售、謁銓曹選授廣西橫州州判、官會缺守、州政多廢、盜且作、濟視篆、得其習俗利弊、召橫人集議、議定乃因革之、凡所設施、咸與橫宜、橫俗丕變、盜亦潛弭、州以無事、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咏其下、采其風土物宜與域中大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遠近傳之、無何、以母老乞疏終養、橫民傾城留之、不得、歸事母、又十年、色養之餘、沉酣古雅、寄興山水、時致仕尚書劉南坦麟、僉憲龍西溪霓、與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方綽[illegible]湖南春滸之歸、爭邀致之、登臨觴詠、高風自持、所謂榮

稚小祗者倡自南興傳諸海內為美談云濟衣冠甚古君嘗與越要衝驛人置客日常滿座酒行意暢忽自稱紫蓋仙客或病其放濟不屑也天性孝友而尤樂施予姻黨隣里故舊凡以貧病婚喪告急者衣食之廬居之藥餌棺埋之無吝容故內外人士瞻望濟若綴旒之有覓源延庇覆以為恒卒年若干所著有谷應水南詞和花蕊夫人宮詞傳於世

廣西按察副使沈道初啓原 子邠附

沈啓原字道初秀水人湖廣叅政謐之子弱冠舉於鄉

三上公車不售、益閉門讀書、父子自相師友、有所研辯必直抵奧窔、一時稱爲宏博、當是時、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而督撫以破倭徐海等於平湖、奏捷還駐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餼廩行糧、日費不貲、縣令念閭里容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矣、原偶以他事謁令、令忽忽仰屋深念、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也、時文武大臣、及幾制諸將卒俱在供億不數日而倉庫如洗、有能具五日費者、則某之責不逭已、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原亦拜、即夜歸、率

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闒者以爲難已未成進士二甲
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
人挾分宜勢下銓部欲得選首主者執不可遂並授南
曹而原得工部屯田司主事原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
性簡澹南曹甚宜我歷本司員外郎郎中遷四川布政
司叅議分轄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揚時磐相讐殺
當事者莫知爲計原至檄示兩家禍福利害令其改圖
兩家果感悟應時解散鈐束部夷以歸命於原邊民始
得帖席卧無何以内艱歸服闋補山東叅議未幾遷陝

西按察司副使丁丑予邢成進士以庶吉士第一讀中
秘書原聞報歎曰夫予家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三世
哉吾其歸矣會忌者中以蜚語奏上原翻然登舟無幾
微見頗而歸途泛洞庭登太和舞於山川名勝輒低回
留不能去比抵家奉 旨調用當事者以原清望久著
輒議補原輒卧不應絕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
惟日相羊於長溪之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
息計葛巾野服與親舊往來如山人性澹朴無所紛華
時受取予一介於義有請託輒遜謝之脫冤抑不白敝

然爲之串理、錐遺物議、不惜也、平生珍玩貨寶聲色狗
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舊有萬書樓、爲先人藏
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構樓貯之、名日芳潤、淨几明窗、
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老而彌篤、竟以好學終、
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

沔陽州知州楊志澄茂清

楊茂清字志澄、吏部尚書守阯之子、博學工文章、弱冠
補郡博弟子員、尋以父蔭爲太學生、屢試不第、需次銓
部、授南京鴻臚寺司賓署丞、時大鴻臚某公者、有人倫

鑒、亟稱之曰此唐裴李宋韓范之流孰謂任子無奇哉
在散職者九年茹蔬服敝以寡約自持視貴遊公子崇
奢侈奉養如也秋清考績陞直隸貴池縣知縣池濱江
使傳往來如織民好鹽訟難治滑乃因土俗相宜撫民
情稽故牒去所不便而與其所便朞月之內上信下服
俗用以熙有古循良風陞山東河州知州去之日蕭然
圖書敗索數車士大夫酒泣祖帳庶民連袂扶杖擁道
遮留曰奈何奪我父母也治沂一年以才吏汚陽沇出
貴池父老商旅遮之江上摩肩接踵與舟輿而號曰何

幸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袂泣下者至沔郎以其所以治池與沂者參而布之而治行炳然於全楚矣比三載考績贈其生母鍾氏爲宜人淸乃喟然歎曰夫仕凡以爲親也生則致其養沒則榮其號非以章綬私其身也今母氏已被國恩吾何求哉且白首而徇祿貪人所以自徇也知止而免殆哲士所以全身也吾其休乎乃力請於當道引年以歸其歸也緝祖父之墓敦宗誼飭家教課子姪於戶外事一無所問與鄉老輩爲耆英會嘯詠風月白首龎眉步履矯健望之若仙每監司行部及

郡邑長吏無不折節賓禮。春秋鄉飲，率尊之爲賓。蓋藉以厲俗云。卒年八十有七。

尚寶司少卿徐深甫自得

徐自得，字深甫，世系四明。國初謫徙吳越大姓實中原，乃隸籍維丘。嘉靖甲午，舉河南鄉薦。辛丑，成進士，筮仕行人司行人。奉使瀋藩，明典禮，郤餽遺，得使事之體。改兵科給事中。時大虜擁眾戕殺朶顏，兩餘三衛諸夷內避，乞給衣食耕具。或謂夷虜相戕，乘是可收卞莊之利者。自得上言：朶顏三衛宿稱孱弱，一旦遭殘破之慘，旣

不敢於彼將必窺利於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勢固然爾進比諸虜性貪豺狼既飽而驕養適亡厭且桀驁既破撤我藩籬何所顧忌趦趄而不內犯哉宜稍給所乞收諸夷無賴之心陰諭以雪恥復仇之義仍申飭邊備繕堡廣偵以覘夷虜之釁疏入五日不報同列咸爲危之命下則大見採納他日有以吏垣協理請者疏不及自得也特批曰徐某乃知　上默識自得名因將大用之矣是歲九廟成覃恩父母皆得受今封郎陳情終養既得請南歸賦閒居於板輿詠循陔於蘭膳朝夕承驩

爲百年壽又四載父歿容瘠骨立人稱死孝奉繼母一
如奉父居則游情圖史以閒卷自娛視世情紛華膴貴
不翅將浼如是者數年乙丑詔起諫垣乞終養不許補
工科給事中陞尚寶司少卿俄聞繼母訃匍匐歸里葬
事既免喪竟堅卧不復起自得起家三紀立朝蒞官盡
四年餘皆優游泉石之日也既歸構市隱堂數楹歌誦
其中且齊物蒙莊眷懷仲統擧衛生之經廣卧遊之趣
樂志樓神耆年孺色亦恬澹足以養生之效已乎居杜
門却掃跡絕綦屨然引拔善類如恐不及臨財非義擇

辰千金不顧也至惇睦宗戚壓卹孤寡則創孟生之義救溺援之義士所恢人以他事干請者正色謝絕至里術有大利害則不惜投冠奮袂爲之上鳴詩尚典雅不鶩纖靡文爾雅有則一洗鉛槧雅工詩餘小令少游美成而下不多遜也所著有苦中踏野二稿京華集京華續集太游子樂府二卷藏於家

同安縣知縣鄧以升旭

鄧旭字以升仁和人四川按察副使琮之子生有至性稍長受易補德清縣學弟子員累試高等年三十以貢

補南國學上舍嘉靖壬午謁選吏部授閩同安縣知縣同安岩邑旭以安靜治之民以訟至卒以理諭遣有不可已者亦為推誠處分不盡法民咸革心以訟為恥居二年得羸疾度弗任即投劾去既歸杜門角巾不復及天下事矣旭蚤失父十歲事母極孝已復背長乃泫然日所貴榮祿以逮親也不逮何施故雖業舉子而進取之念日衰充是以國子資滿當入官顧曰吾有先人田廬堂皇何為者乃南築蔬圃樹藝其間將終身焉越十年補之始就職未幾歸圃愈益治圃中有竹泉精舍邀

丹臺、吟風亭、茶竈、蔾牀羅列其間、賓至則班荊坐、已竟
亭臺、涉園、取疏泉具飲酒賦詩、竟日乃罷、晚年益養高、
布衣芒鞋、不異寒素、時蕭子輈登進士、既領南目、寶隸
來迎、旭偶有所往、概署使候、旭旭見却走、曰、此屬徒亂
人意、竟屏去、雖其勵志耽節、而修姱雅淑、多其天性所
自得云、

漁江沈時幹文楨 子明臣附

沈文楨字時幹、鄞人、生甫三日而孤、少羈不能學、既長
而好之、折節從經師問、所令舉子業之有文者、數華辭

召賓客爲文酒會以賞趣人之急者旗鼓而齊儀飭整以故千金之著日損槙爽然弗屑也生習書其於方丈大書愈奮工自負其奇以爲可一當人主遂益置豪北游京師久之無所遇豪裝行盡槙顧視其腕笑曰謂君巾書不中書耶大丈夫術所不托跡歸而斥餘著募酒家備列肆錢塘西湖眉衍鼎彝圖意殊適也而會酒人多負進故習槙弗肯賣槙亦莫能諱何之豪又稍稍畫率賀減十之五乃又簫其舍人曰家東海郎不能看真賜長麻屢雄於漁師哉以百金治餘皇他器物畢網本

稍稱是適而獲一巨蟹若三石瓮竟不得一魚以是益
困貲幸減十之七乃買他舟魚膾枯轉鬻杭越諸郡魚
價輒不登最後一歲過霖雨埴謀貴而所買魚過時不
得暴暴又觸烈日盡餒且臭強負至嵊山中賤鬻之僅
獲菽麥十餘石綿數十鈞他果菜稱是竹木器數十以
是益大困歸而貲盡不能買諸傭徒盡亡去樵內恨屬
杜門者數年而子明臣稍長能屬文樵顧妻女啐啐無
所出輒携明臣頂日見在何渠憂貧而明臣亦自料屬
抗顏人師脩脯皆美輒以付酒家稍稍取之矣樵紈無

鰲江、其西爲平楚亭、稍南爲綠雨灘、北爲鏡水門樓表之在在足魚蟹楨與至輒釣得魚飄酒因自稱漁江云或謂君不當復稱漁耶楨笑應之曰吾嚮者誤吾今乃知漁夫王弘之吾師矣卒年五十有九楨有三子爾獨朋臣賢爲諸生又厭棄之任俠與楚閩越閒業工文駸駸西京大曆語即海內所稱句章山人者也

南京吏部郎中鄒醇甫國儒

鄒國儒字醇甫嘉興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吏部諫進郎中給假送母終養丁憂服闋不赴部爲人

愿恪，折節下人，不談人短，亦不作脂韋態，其於仕進澹如也。自諸生傳教邑中，師道嶽嶽，歸田，弟子日進，讀書談道外無餘事，一時有鄒夫子之稱。

雲南參政朱良矩方

朱方，字良矩，永康人，性樸實，言笑不妄。初令丹陽，永豐，自持廉斷，詳慎，歷淮安同知，晉刑部員外郎，郎中，轉寶慶知府，操履不踰，遷雲南參政，乞致仕，當道疏留之，竟引疾去。程松溪先生出其門，終身執弟子禮，方亦以師道自居，時兩重之云。

湖廣叅政李樂

李樂號臨川烏程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起家縣令以循良拜禮科給事中歷官湖廣叅政所至以端亮清肅稱一日慨然曰古人云仕至二千石吾今叅藩過忝甚矣知止不殆老子所以言猶龍也遂引疾歸歸而杜門養重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至公門三十年如一日當路者重其人舟屏干旄過從清言竟日一語不及私退輒歎曰與臨川先生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

卷終